



认知科学基础实验报告

文献阅读: **Anticipating One' s Troubles: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Negative Expectations**

姓名: 周功海

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2020 级人工智能一班

学号: 320190903781

老师: 刘振宇

2021 年 9 月 23 日

A 题目 1 (学时 2):

1. For each of the studies, how did Golub, Gilbert, and Wilson (2009) operationally define the positive expectations? How did they operationally define affect?

(1. 对于每一个研究, Golub、Gilbert 和 Wilson(2009) 是怎样在操作上定义积极预测的? 他们是在操作上定义情感的?)

解答: 如何定义积极期望: 在三个简短的检查中, Golub、Gilbert 和 Wilson 分析了消极欲望是否会产生可能使他们显着的事前成本合法化的事后利益。最初的两次调查是常规测试, 而第三次是在“现场设置”下的学生预期评估结果的自我报告研究。对于考试实验者制定了一个典型的计划: 1. 试验或影响因子, 2. 结果的紧张时期, 3. 对可预见结果的控制或估计, 4. 测试结果的到来。在等待期间和在得到结果之后, 专家们再次评估成员的情绪及感情(他们的感受如何)。从实验角度来说, positive expectations 的表现形式为 “pre-event positive affect index and a postevent positive affect”, 即他们分别在实验前和试验后建立的积极影响指数。

对于第一次实验 1a, 这次实验室考试让 36 名哈佛学生完成了机械化性格测试(在成员看来是可靠和充分的), 在此前提下, 他们可以被分配到三种“类型”中的一种即 A, B 或 C。成员阅读有关每种类型的概要善良, 他们发现 A 的情况是理想的, B 次之, C 则是最糟糕的。

一些成员认为他们是 A、B 或 C, 并伴随电脑所给予的可能性: 分别为积极反馈百分之九十一, 中等百分之九, 消极预测百分之一。这就是鼓舞人心的欲望条件。悲观的欲望条件刚刚好转, 目标是这次聚会的成员期望他们是 C 型人格。(请注意, 控制条件是成员没有机会看到电脑的期望; 他们只是预测结果。)通过大概率(91%)的积极反馈来达到积极预测的目的。

对于“affect”的定义, 文章中说明为“Participants' happiness and disappointment scores”先确定这二者的分数, 从参与者的幸福报告中减去失望报告, 创建了事件前的积极情绪指数和事件后的积极情绪指数。(and thus we created a pre-event positive affect index and a postevent positive affect index by subtracting participants' reports of disappointment from their reports of happiness), 这些指数通过 3 (期望: 积极、消极、无影响)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 显示了一个周期 × 期望交互作用。

2. In experiments 1a and 1b, what were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hat were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2. 在实验 1a 和 1b 中，自变量是什么？因变量是什么？)

解答：根据文章，实验与参与者的预期麻烦有关。给本科生三种情境只是为了了解他们对考试结果的预期。在一项研究中，学生预期对考试结果持积极态度，而另一组不同学生的研究预期对考试结果持消极态度。这只不过是承受考试压力的学生的情绪状态（心情）。在研究中可以看到，研究中的自变量与参与者的身份或参与者的个性无关。也就是说，这里的情况并不取决于学生的个性。因此，情境变量是本文中的自变量，个人对考试结果的态度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可以成为本文中的因变量。积极或消极情绪（情绪状态）的个人变量都是因变量，因为它们取决于学生的个性。

4. On what basis did the authors conclude, “Our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affective benefits of negative expectations may be more elusive than their costs” (p. 280)?

(4. 作者依据什么得出以下结论的：“我们的研究认为消极预测的情感收益比情感代价可能更难以捉摸。)

解答：1a 研究中，当参与者在事件发生的前五分钟有消极的预期而不是积极的预期时，他们感觉更糟，但是，那些有消极和积极的预期的参与者在事件发生后两分钟感觉同样糟糕。

1b 研究中，当参与者有积极的预期而不是消极预期，其实他们在事件发生前五分钟感觉更好，但参与者积极和消极的预期是在事件发生后两分钟，同样感觉很好。

在 study 2 中，该方法旨在独立于（即控制后）事件效应来估计衰减/放大效应。如果负面期望使得分低（衰减）和得分高（放大）的参与者受益，那么负面期望应该与所有参与者的更积极的事后影响相关联，无论他们获得的等级如何。如表 3 所示，在考试中得分高的参与者在获得成绩后感觉比得分低的参与者要好。然而，在控制了他们收到的分数后，参与者对这些分数的期望与他们在事后时期的情感状态无关。简而言之，积极期望的参与者在收到成绩前 3 天感觉更好，但在实际收到成绩后的第二天并没有感觉更糟，而消极预期的参与者在收到成绩前 3 天感觉更糟，但在收到成绩后一天没有感觉好转。

在这三项研究中，预期的事件前期都产生了情感，但在事件后期却没有。在接受人格反馈之前具有消极期望的参与者比具有积极期望的参与者更不快乐，但

在收到反馈后，那些消极期望的参与者并不比那些积极期望参与者更快乐。因此，我们可以表明。消极情绪的预期的代价比他们的好处更难以琢磨。